

渡边淳一自选集019

◎ 渡边淳一
一片雪
◆ 下

文匯出版社

一片雪・下册

陆求实译

Watanabe Junichi

「日」渡边淳一著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片雪/(日)渡边淳一著;陆求实译.—上海:

文汇出版社,2010.7

ISBN 978-7-80741-945-7

I. ①—… II. ①渡… ②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
本—现代 IV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35175号

图字:09-2008-550号

ひとひらの雪 by 渡边淳一

Copyright © 1986 by 渡边淳一

本书简体中文版根据集英社2009年版译出
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0 by Wenhui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简体中文版由渡边淳一经由OH INTERNATIONAL株式会社授权出版

[渡边淳一自选集019]

一片雪

作者/[日]渡边淳一 译者/陆求实

出版人/桂国强

责任编辑/季元 装帧设计/张晋

出版发行/文汇出版社(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)

经销/全国新华书店

照排/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彩色印刷/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
印刷/装订/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/2010年8月第1版 印次/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本/890×1240毫米 1/32 字数/310千

印张/19.625(插页2页) 印数/1—50000

ISBN 978-7-80741-945-7 定价:58.00元(全二册)

本书采用特种防伪技术印刷,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021-52920271

秋风

希望取得他的理解。

“不好意思，请恕我自说自话……”当时伊织低下头，没有再说更多的理由。村井也颇为宽容地表示：“既然你想搬出去，那也没有其他办法。”虽然他关心自己的妹妹，为她担心，但是没有过多地责问和批评伊织。夫妇间的事情，只有夫妇两人最清楚，从他的话里毫无多嘴多舌管闲事的意味。

但是在这一语不发的背后，似乎什么都被他洞察了，一句“岁月真是无奈啊”道出了他的所有心情。看来，他把伊织想离开妻子的行为也视为一场岁月的恶作剧。一开始想着和这个人一同生活到白头，可半中间坚持不下去了，原本深爱着对方，可渐渐地发现不能一如既往地爱下去了——夫妇关系破裂，倘若追问深究下去，无非是这样的原因。

如果说这是开脱便算是开脱，说是不负责任便算是不负责任，但岁月会不断地侵蚀爱情，这点是毫无疑问的。假如其中没有非常明确的理由，那就更为复杂，要想弥补也更加困难。村井似乎对这一切看得非常透彻。

伊织对眼前的村井愈加感到有种亲近的感觉。即便撇开妻舅这层关系不说，伊织对他也颇有好感，如今作为两个男人，又多了一份理解所带来的安心感。

“这件事情也告诉孩子们了吧？”

“好像两三天前刚刚说过。开始她们还哭哭啼啼的，后来也理解了，觉得既然妈妈希望这么做，她们只好接受。虽说是两个大人离婚，但孩子总归还是孩子。”

伊织点头表示赞同。即使自己和妻子离婚，但两个孩子依然是自

己的孩子。

“目前虽然还有点混乱，但是毕竟已经同意了，所以我想等过些时候由第三方介入进来，向家庭法院提出申请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哎……”

事已至此，伊织没有理由对村井的提议发出任何异议。只是，他感觉事态进展得似乎太快了。原本以为很遥远的事情，突然一下子即将成为现实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妹妹在外面没有工作，一直封闭在家里……”

对此伊织也毫无异议。他知道妻子不具备独自生活的能力，因此一旦离婚的话，他打算尽自己所能提供帮助，除了支付生活费外，他甚至考虑将现在住的房子也留给妻子。

“这点我明白的。”

“真是对不起。”

村井低下头表示歉意，两个人同时相视着苦笑了。两人互相表示“对不起”，看着总叫人觉得有些好笑。

“假如这样的话，我们以后就不再是亲戚了，不过我们两个还是我们两个，希望以后继续……”

“这正是我的奢望。”

对伊织来说，因为离婚而失去村井这样的朋友，觉得实在可惜。

“对了，你近阶段会一直呆在东京吗？”

“其实，我正在考虑，下个礼拜有可能要去欧洲一趟。”

“离婚的手续嘛，只要双方同意，接下来没什么特别麻烦的事情，到时候我再打电话联络好了。去欧洲是工作上的事情？”

“嗯，工作和观光兼顾吧。”

和自己的大女儿差不多年纪。伊织遽然想起孩子们听到离婚的时候哭泣的话来，情不自禁感到唏嘘难过。

如此罪孽看样子一辈子也无法偿尽。况且，自己将与阿霞一同去欧洲旅行，妻子和孩子们都在烦恼、痛苦不已的时候，自己却和别的女人远游国外，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。如果被人批评是冷酷无情的男人，他也无话可说。

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与妻子离婚，自己到底期望得到什么呢？即使获得了自由，是不是就一定会幸福呢？自己究竟为什么而离婚呢？多少年以前就希冀、期盼的离婚，如今渐成现实，伊织的心情却无法喜悦起来，相反倒有些迷惘不定。面对烦躁不安的自己，伊织哑然了。

离晚秋还有些时日，两旁的银杏树叶一半已经发黄，一半仍旧泛着绿色，但毕竟寿命在天，还有一些枯叶已经翻飞飘落于地了。两个背着背包大概刚刚放学的小孩，蹲在地上捡着落叶，而在他们的背后，枯叶又飘落下来。

被行道树包围起来的街道的半中间，有个电话亭子。看到它，伊织竟像是被吸过去似的，推开玻璃门闪进了亭子。

往哪里打电话？伊织也不知道。他只是看到在背阴的地方静静地伫立一个电话亭子，便腾起走进去的念头。可是面对黄色的话机，伊织却毫不踌躇地从口袋里掏出十元硬币，塞进去后，按下了拨往自由之丘的家中的电话，好像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似的。

“喂喂……”

短促的铃声响过之后，传出了小女儿美子的声音。大女儿真理子的声音稍有点装腔作势的大人腔，而美子的声音则单纯明快，像男孩

儿似的。

伊织差点要出声了，但他还是强忍住。他并没有对女儿非说不可的话，只不过在银杏树下款步而行时，偶然看到这个电话亭，便心血来潮地拨通了电话。

“喂喂……”

没有反应。美子大概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嘀咕了一声：“真奇怪呀……”和真理子相比较，她的举止稍显滑稽可爱，伊织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她歪着头自言自语的模样。

“请问是哪一位？”

这回的声音略微老成些，随即“喀哒”一声将电话挂断了。显然，美子误以为是对方拨错了号码，要不就是骚扰电话，她绝对没想到会是父亲打来的。或许此刻她正在向母亲诉说“讨厌的电话”，或者干脆已经忘记这回事，而热衷于玩游戏了。

拨通了电话却什么话也不说，固然不妥当，但伊织只是想听听女儿的声音，这样就能让自己心里多少平静一些。

美子因为是么女，稍许有些狡猾和泼悍，但本性善良，而且有点懦弱。从她的声音里听不到一点颓唐，和往常没什么不同，至少从这声音里感觉不出离婚给她带来的打击。

和女儿们根本没说上话，仅凭声音就得出这样的结论，似乎有些轻率，但伊织还是通过女儿的声音来推测家人平安无事。

出了电话亭，又往前走一段，两旁的行道树没有了，前面出现一个水池。这一带，到了夏天因年轻人聚集在此而非常热闹，但现在喷水停止了，浑浊的水面上浮满了落叶。圆形的水池前面是一个运动场，再往前就是蛋形的绘画馆。听说绘画馆里收藏了各种明治时期的

美术品，但是伊织一次也没进去参观过。赭红色瓷砖装饰起来的这座古典式建筑，西面的一侧沐浴在斜阳中，反射出红色的光辉。

伊织回转头，望着夹拥在银杏树中的来时的路，抽了一支烟，随后扬手招了一辆驶近这里的出租车。

“路不远，就开到表参道那儿就可以了。”

语气很客气，而司机毫无反应，一言不发地关上了自动车门。从表情上看，似乎没什么特别不高兴的，大概原本就是个性情冷淡的人吧。不过，此时的伊织根本不在乎这个，甚至冷淡些更好。现在他不想被任何人打扰，只希望一个人静静地呆一会儿，最好是直接回公寓，把村井说的话好好消化消化。

可是，事到如今一个人静想想出什么结果来？离婚已经是板上钉钉了，接下去就只有朝那个方向进展而已。伊织清楚地知道这一点，心里却还是怎么也宁定不下来。

照这个样子，还怎么能工作？

可是，已经定好五点钟开始要和职员们开个会，就是讨论悬而未决的社区购物商场修改方案。无论如何，不能说因为自己没心情这点私事而突然中止。伊织想坐在车内稍稍思考一下，可事实上，头脑里什么想法也没想出来。

望着渐近黄昏、开始拥堵起来的街道，车子已然停在了事务所跟前。

付了车资，伊织回到自己办公室，笼子似乎早已等候着，立刻后脚跟了进来。

“您出去的时候，村冈先生来过电话，说请您给他回个电话。还有，这个送过来了。”

笙子将一只信封放在桌上，然后离开办公室。关上房门，一个人坐下来，打开信封一看，是自己和阿霞的机票。

出门时看到的窗外的彩虹早已消失，现在是一片被染成暗红色的晚霞挂满天空。伊织将视线从窗外收回，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机票。

因为是国际机票，因此翻开封皮，可以看到里面用罗马字分别打印着“IORI SYOUIHIRO”和“TAKAMURA KASUMI”。见惯国际机票的人一眼就明白，这是持票人的姓名。

笙子有没有看过机票？

笙子拿进来的时候，机票是装在印有机票代理店名称的信封中的，如果从代理店的人收中接过信封，然后直接交到伊织手上，肯定没看过里面，也不会知道还装着阿霞的机票。可是，信封并没有黏上封口，想看的话早就看过了。不知道机票是什么时候送来的，但自己出去将近两个钟头，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打开来看。

伊织下周三要去欧洲，笙子当然知道。记有航班号以及住宿酒店名的日程表也给过她，因此不会因为送机票来而产生怀疑。

但是，她不知道伊织是和阿霞一同去。

当告诉她将去欧洲旅行的时候，笙子问：“是一个人吗？”伊织毫不犹豫地答道：“当然一个人啦。”如果笙子相信他说的，应该不会打开信封查看，但若是有所怀疑的话很可能打开来看。即使没有怀疑，也有可能不经意地打开来。

不过，笙子并不是那种爱偷看别人文件或信件的女人。寄给伊织的信件，她有时候会用剪刀从边上启封，但是从来没有自说自话拆开来看过。可是，要说她完全能做到这样自觉地克制，似乎又有点可疑：偶尔有署着女性名字寄来的信，她会将它放在邮件的最上面拿进

来，这说明她对对方是非常注意的。

不管是看还是没看，只有从笙子的态度中观察得知。如果态度比平时略显冷淡，说不定已经看过，如果和往常没什么两样，则基本上可以断定她没有看过。

回想一下笙子刚才的态度，可能是心理作用，总觉得好像有点生硬。当态度郑重得有点过头、完全是一种公事公办的事务性口气的时候，就是她心情不高兴的证据，或者至少是八九不离十。

怎么说来，她还是看到了……

想到这里，伊织不禁想试探一下。他转动一圈转椅，摊开桌上的文件，按了记内线电话：“刚才你说给村冈回个电话，是打到他家里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其他没什么电话了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电话中无法确认笙子的态度，但若说听上去比平时稍显冷淡，似乎也不无道理。

伊织挂掉电话，看了看手表。离开会还有一点时间，于是照笙子所说给村冈打电话。

“你还是这么忙啊。”

说完，村冈问伊织应该还记得礼拜六——也就是明天下午——要去参加宇土教授女儿的婚礼吧。

“是下午两点钟开始对吧？”

早上翻阅记事本的时候还看过程程，所以伊织记得很清楚。

“刚才介绍人打电话来，说是想请你在婚礼上致辞哩。”

“我吗？为什么？”

“其实是原来预定致辞的她女儿的钢琴老师突然病了，不能参加婚礼了，所以就选中你来致辞了。”

“可是，我跟她女儿不是很熟啊……”

“但是你去过老师家好几次，从她小孩的时候起就认识对吧？她女儿虽然有几个亲近的朋友和前辈，但是适合致辞的人好像实在挑不出来。”

“等等！”

自己曾受到过宇土老师的提携帮助，所以出席老师最宝贝的小女儿的婚礼自然是没话说的，可是在婚礼的开头代表新娘的亲友致辞，还是有些不堪其责。

“是宇土老师指定要我致辞的吗？”

“当然，这是教授命令，是老师亲自指定的。”

坦率地讲，伊织迄今还没有在任何婚礼上致过辞。作为一个即将与妻子离婚的男人，对两个新人发表祝福之辞实在不合时宜。

“考虑来考虑去，最后没办法才决定选你的，应该没问题吧？”

“可是，这种事情我实在不擅长啊。”

“你也用不着那样头痛。反正结婚酒席上的祝词，不外乎说说新娘是如何贤惠啦什么的。”

村冈还不知道伊织离婚的事情已经在快速进行中，因此显得非常轻松。

勉强答应接下致辞的任务，挂掉电话，正好五点钟。

“大伙儿都等着呢。”

笙子进来告知会议准备就绪，伊织从椅子上站起身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得先失陪了。” 笙子说着低下头。

事务所女性职员的工作时间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，即使接下来还有会议，但是她们完全可以按时下班。

不过要是以前，碰到这种场合，笙子会稍许留下来一会儿，为大伙儿端茶、接电话什么的。

“明天……”

刚开口伊织便停住不说了。明天是星期六，笙子休息。

“好了，没什么。”

伊织头朝左右摆一下，笙子立即转身走出门外。

果然有点反常哩。是因为知道自己和阿霞去旅行的事情，才心情不好的么？

……

走进会议室，望月和其他职员已经到齐了，正气氛热烈地闲聊着。伊织一进来，大家立即停止了话题，围坐到中央的会议桌旁。

说是开会，其实并不像一本正经的会议，半中间停下来喝喝茶抽抽烟自然不用说，双手拄着脸颊，或者侧转身子坐都不在话下。伊织讨厌形式主义的东西，因而不拘泥于表面形式，各人可以用自己最舒适的姿势，自由地参加讨论。只要能激发出好的创意来，远比形式上的认真严肃更加重要。

首先是望月就社区购物商场的设计经过作了说明，伊织适当作了些补充，然后请大家讨论一下接下来的方针。尽管有些地方令人不愉快，但是这个项目讲继续做下去，这一点已经定下来了，剩下的问题就是在考虑商场投资方的意见基础上，将先前的方案怎样进行修改和完善。由于先前的方案受到批评，大伙儿的积极性也略微受到些挫

伤，最后还是形成了大致的看法，即较多地使用玻璃材料，尽力表现出明快的田园气息。

“那么，就根据这个方向，由望月负责，将它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。”

听上去有些不负责任，但是伊织从一开始就作了决定，这次的项目将交给职员们来全面完成。

第二天，伊织下午一点钟便走出了公寓。因为要在婚礼上致辞，伊织打算穿套正式的礼服，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。问女佣富子，也从未见过。以前曾穿过，因此有可能放在自由之丘的家里了。一年前，伊织离家住出来的时候，只带过来一些必需的东西，或许当时将礼服拿到洗衣店去清洗了。

回想起来，这一年中没有参加过任何正式的仪式。今年春天叔父去世时，他刚好在纽约没法出席葬礼，接下来朋友的女儿结婚，又因为工作原因没能参加。所以，几乎没什么机会穿礼服，慢慢地也就忘记了。如今急需要穿，但是到已经答应离婚的妻子那儿去取，似乎也有些不太合适，再说时间也来不及。

“这可怎么办呢？”

富子犯难地嘀咕着。伊织最后选了一套黑色的接近礼服的西服套装。

离开家，经常会有些早已忘记的东西又突然变得需要起来，弄得手忙脚乱的。正式离婚分开之后，这类东西都必须整理一遍，全部搬到公寓来。想到这里，伊织忽然觉得烦不胜烦。带着这种厌烦的心情，他走出公寓。

来到大马路，乘上出租车，来到酒店会场。大概是因为今天是吉日的缘故，宴会会场里挤满了前来参加婚礼的人。在写着“吉川·宇土”字样的接待桌前，伊织奉上贺礼，紧接着村冈便来到身旁。

“辛苦你了，听说你肯接受下来，教授也非常高兴哪。”

不出所料，村冈一本正经穿着后斜圆下摆的晨礼服。伊织觉得自己穿着普通的西服套装似乎不够庄重，但也无奈，只得这样子走进来宾室去向教授道贺。

“恭喜恭喜！终于可以不用再操心啦。”

“她想不管我嫁人，只好随她去喽。”

教授说话很是谐俗，但是眼角却都漾出了笑意。

随后与新娘道喜。好久没见，感觉穿着结婚嫁衣的她看上去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。

“昨天听村冈说，要我等会儿在婚礼上致辞，我行吗？”

伊织一半对着面对新娘，一半对着站在新娘身旁的教授夫人问道。夫人笑逐颜开地点头道：“由伊织先生这么优秀的人来致辞，真是再高兴不过的了。”

“我可谈不上什么优秀哟。”

伊织是诚心实意地说的，可是教授夫人的新娘都觉得他是在谦虚。

下午两点钟，婚礼准时举行。随着《婚礼进行曲》响起，新郎和新娘入场，一对新人落座后，介绍人开始发言。新郎是大型贸易公司的青年才俊，和新娘一样，喜欢音乐，正是音乐促成了两个人的美好姻缘。介绍人免不了依惯例讲几句客套话：“非常有前途的有为青年……”听听新郎毕业的大学和现在工作的单位名字，的确给人留下

这样的印象，虽然年仅三十，但是已经担当着相当重要的工作。不过，他大学时代就遍游过东南亚，还为此留过一年级，所以还不单单是优秀哩。

介绍人发言之后，新郎工作单位的顶头上司某部长站起身致辞。伊织有一种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的感觉，再听他的致辞才想起，原来三年前在承接多摩地区开发项目的时候确曾见过面。

部长一个劲地夸赞新郎优秀，紧接着一句话让在场的来宾哄堂大笑：“我只知道新郎喝酒挺厉害，不知道他对女人也这么厉害！”

接下来是伊织的致辞。昨天晚上，按照村冈讲的思路仔细考虑了一番，可还是想不出精彩的词句。他知道新娘是位才女，尤其是弹得一手好钢琴，不过仅此似乎太空洞了，也没有什么新意。

想来想去，伊织终于决定这么说：有次去教授家，不巧刚好外衣的一颗纽扣脱线了，新娘立即注意到并且帮助钉上了。她不仅待人心细、热心，而且贤惠，性格爽朗，能娶到这样的新娘是男人的福气。随后他还以建筑来作比喻：建筑单靠一根柱子是不安定的，必须有两根柱子才会基础扎实稳定，以此来祝贺两个人的新婚。最后则轻松诙谐地说道：“希望两位新人不要因为举行了盛大的婚礼，就感觉到有很大责任和压力，偶尔适当地放松一下，放慢脚步，细细地享受一下生活吧。”

后面还有一位男方的来宾致辞之后，来宾的致辞全部结束。接下来，新郎与新娘交换结婚戒指，举刀切开结婚蛋糕，并且斟满了香槟酒。

“你的致辞太棒了！”喝干一杯香槟酒，村冈悄悄对伊织道。

“不不，这种事情对我来说，实在棘手得很哪。这种地方根本不